丁悚的文学反串戏

陈建华

在丁悚的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中,《元旦应时文章》一文说他每逢新年就“心惊肉跳,坐立不安”,因为各报刊策划特刊,都向他约稿,他穷于应付,苦不堪言。他是名画家,向他索画合情合理,令他头痛的是索文。他讨厌这种千篇一律的应景文章,却也写了不少。最后说:“平日他们是不来烦劳我的,一逢纪念节日,就不容我逃避,就等于戏院唱封箱戏,来演几句反串,使观者哈哈一笑而已。”

“封箱戏”指一般戏院在年末演的戏,暂向观众告别,却不马虎,都是名角儿演的拿手戏。“反串”一般指女演男或男演女,丁悚作为画家写小说,是一种反串。不过广义地理解,就是所串演的角色出人意表,虽说是“使观者哈哈一笑”,而“封箱戏”也不那么简单,怎么个“反串”法也有一番讲究。

文中提到两篇小说,一篇《母亲的主义》,刊登在1925年元旦的《申报》上,另一篇《搁在门板上的她》,是“别裁小说”,登在哪一个节日他记不清了。

我找到《搁在门板上的她》,原题为《躺在门板上》,分上下两次刊登在1933年2月14日和15日《申报》副刊《春秋》上,正逢旧历新年。“别裁小说”意谓不像一般小说的写法,在形式上别出心裁。故事讲一个青年女子的悲惨遭遇,但是读者要读完整个小说才明白故事的始末。先是青年女子写给S先生的信,讲她漂泊流落而沦落到绝望的地步,辜负先生的期望。最后表示“假使我没有慈母存在,我早就自杀了!”其中似有隐情。接下来交代这女子是S先生的得意学生,家境萧条。接着叙述八年前S先生夫妇等人见到她躺在门板上的尸体,她母亲在一旁哀号,情状十分凄惨。他看到“尸身腹部隆起,有些异样”,为她的死因埋下伏笔。一年之后S先生在一座古刹里得知他的朋友C先生剃度做了和尚。最后一段用古文写成C先生的小传,读者才知道当初是S先生把女子介绍给C先生,跟他学画,却堕入恋爱,有了身孕,男子有家庭,又穷,不可能娶她,她为了保全家庭名声而远走他乡,沦为妓女,堕胎得病而死,男子万念俱灰,出家做和尚,忏悔中度其余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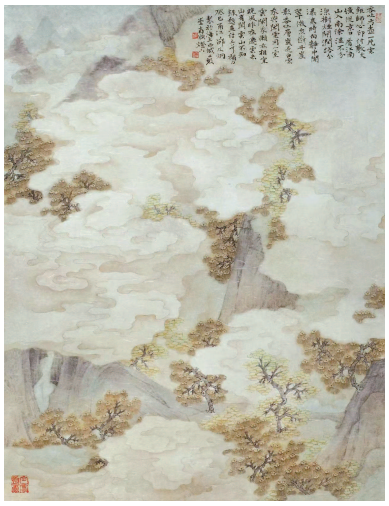
这篇“别裁小说”确实出奇,好似一篇悬念小说,叙事交替使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,兼用白话和文言,又穿梭在不同时空,连排版也很别致,开头的信是横排,其余是直排。现在看来颇有实验先锋色彩。

副刊主编周瘦鹃在前面《小引》里说:“我的朋友,会做文章的固多,其有不大做文章而文章却做得很好的也不少”,其老友丁悚便是其中之一,这回专请他做一篇文章,“正如舞台上名伶倒串一样”。这大概是丁悚“反串”的出处,20年前丁和周在《礼拜六》杂志社共事,殊为莫逆,丁是美术编辑,常被周拉去做文学反串。1915年2月周发表短篇小说《情天不老》,是与丁合写的。周写上半篇,丁写下半篇。周说这是仿照戏剧里唱双簧,属于文学的新尝试。同年7月周发表《鱼》,全篇是一条鱼的内心独白,新颖独特,由丁作批注,带复古色彩。他们喜欢在形式上玩花样,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玩法。

《母亲的主义》写一个老画师雇一个青年女子作模特儿,从她口中得知她母亲曾经爱上一个画师,因父母反对而作罢,抱憾无已。她的父亲已经亡故,母亲鼓励她的模特儿职业,是为了报答那失恋的画师。老画师也是初恋失败,一直单身。听说女子病了,去她家探望,小说最后写道:“一到了伊家里,就使那老画师啼笑皆非,不知如何是好。”结局如何,读者可发挥想象。当时刘海粟把模特儿写生列为美术学校的教学课程,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丁悚是该校教务长,当然取支持态度。他把对模特儿的社会偏见与旧式包办婚姻相联系,构思巧妙,在当时为数不少的模特儿小说中相当出挑。

我还找到一篇《艺术家恋人之元旦》,在1926年的《申报》的《元旦增刊》上。一个青年女子每年元旦去拜访她的画家朋友,每次他为她画一幅肖像,到第十年女的劝他把所有的肖像画拿出去展览,结果大获成功,被授予金奖,她却离他而去,出国远走了。这篇小说很含蓄微妙,画家是有妻室的,拿去展览的肖像题为“元旦的恋人”,人们从中“瞧出画中人十年的憔悴悲哀,以及画像时的热情流动,是十分焕发鲜明”。其实丁悚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,女子牺牲爱情而成就了艺术,令人低徊不已。

从这几篇小说看,丁悚每到年关为文债所逼,也是事出有因,因为他在反串“封箱戏”方面的确身手不凡。



吞吐方壶一片云(中国画) 邵仄炯

『帮人家』应成为社会风气

沈骏

最近,阅读了“青春瑞金”公众号发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上海瑞金医院院长宁光的讲话,宁院长殷切寄语瑞金医院青年要“帮人家”。传统的话题,却讲得仿佛让人在夏季里吹到了一股凉爽的清风,颇感新意,很值得一读。

宁光院长讲话中说道:“用最虔诚的心,诚心诚意为需要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;帮人家,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,这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。帮人家,诚心诚意的关键是心存感激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所谓提供服务,这就是瑞金人的待人之道;能够帮人家,尤其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帮人家,这是瑞金人的责任,更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;帮人家,既有救人于疾病、解病痛之苦,又有为人指指路、提提行李之琐事,事不在大小,而是时时刻刻要有帮人之心,帮人之行……”讲话的语词朴实,言述诚恳,情真意切,表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对后辈所寄托的厚望。

“帮人家”,简单、朴素又寻常的三个字,但在宁光院长的讲话里却显示出其有思想的高度,有践行的务实,有助人为乐的精神,更有做人的意义和价值,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众人的共鸣、点赞和发人深省的再思考。

“帮人家”也是帮自己。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弄懂哲学、心理学和社会文明史,学习和掌握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技能要素和操作本领,学习和领悟他人“帮人家”优秀事迹所蕴含的内在真谛,逐步使自己树立起科学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荣辱观,在培育和奉献爱心的同时,在自己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,往往同样也会得到别人“回馈式”的帮助。明白“己助人是因,人助己是果”,“人家帮我,永志不忘;我帮人家,莫记心上”。从哲学的角度看,“帮人家”和“受人帮”也是辩证统一的,并且相辅相成、互为依托。

“帮人家”是做人品德,社会道德,公共美德。从点滴小事做起,从身边诸事做起,讲究责任内和责任外都能尽力所为。不受社会上“碰瓷”现象干扰,不被生活中“诈骗”个案影响。做人有善,行事有道,闪耀的是人性的亮点光芒。用自己的知识、智慧、技能和劳动去帮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,尽己所能,力所能及。

“帮人家”不仅仅是对青年人的希望,也是对全体社会人的呼唤;不仅仅是对医护人员、服务领域的要求,也是对各行各业的号召。“帮人家”是一种真、善、美的举动,很多时候往往一个人的举手之劳,对他人则解决了急、难、愁的问题。

“帮人家”不仅是物质的,更是精神的;不仅是有形的,更多是无形的;帮人家,有的让人记住了尊姓大名和熟悉身影,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日常爱心人的行动。“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,是助人心情的愉悦和豁达;不计名利,虔诚施助,是自我情操的陶冶和涵养。

“帮人家”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是正能量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种体现。反思一些不良社会现象,鞭挞个别丑恶行径,再重新强调“帮人家”是十分必要的。内在于心,外在于行,“帮人家”既要有善良之心,又要切合之需,讲究实际效果。

“帮人家”不是抛弃原则规定、违背党纪国法。在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中,“帮人家”就是一种真心实意的付出和不图私利的服务,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一种自愿自觉的助人行为。有帮人家的爱心,同时有帮人家的能力,付之于肯帮、愿帮、能帮人家的行动。这几十年来从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“八荣八耻”一直到进一步确立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,无不蕴含着弘扬“帮人家”这一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。“帮人家”有些是职责范围内的,有些是规定明确的,而更多的是道义范畴的具体践行。

如果大家都能“帮人家”且蔚然成风,并将所有这些都汇合成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涌流之中,那么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。

有关“私密”的定义

马尚龙

我不喜欢问人家家事乃至私密,确切地说,是不善于打听。我也佩服有些人,很善于推心置腹地推出人家的心事和私事。我没有这本事,况且我本就不会轻易敞开心扉说自己家事,怎能苛求人家把心交给我?这无关是非,仅仅是我个人的行事做派;在注重个人空间的当下,倒算得上优点了。

只是,自己觉得做得不错的事情,很可能做得不怎么好。因为不错的标准,常常是自己定义的。有一天或许会发现,原先的定义受到了冲击,冲击定义的人,恰是自己。

侄女的两个儿子在英国读高中,侄女时不时告知长辈孩子的读书和生活。终于等来了不错的消息,一个孩子考上了很好的大学,算是世界名牌大学;还有一个孩子的大学也很不错。侄女高兴,长辈也高兴。聊到高兴的分享,侄女无意间说到一个细节,她的英国邻居,没有一个问过她孩子读书读大学的。要是在国内,从高考前到发榜后,左邻右舍,亲戚同事,都会连绵不绝地问,这才叫作关心。侄女后来告诉我,英国人都不会问人家考什么大学的,这属于私人的事情。

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,电视台在苏州河边的一家超五星酒店拍纪录片,邀请我在片中说说话。摄像师要在酒店餐厅大堂拍一组餐饮全景,却遭到了酒店拒绝,理由是,客人来酒店吃饭,是私密的事情,不可以拍摄的。摄像师强调他的镜头是远景,不涉及任何人的隐私;这样的镜头,摄像师不知道拍了多少,从来都是通行无阻,甚至常有客人主动要求入镜的。每天看朋友圈,吃饭喝酒占了很大篇幅。那家酒店还是没有通融的余地。

这两件事情毫无关联,叠加在一起,冲击了我原先有关“私密”的定义。

我自认为是很尊重他人私密的,做得还不错。我很欣赏导演梁山在新民晚报发表怀念赵有亮文章中的一段话:“赵院长从来不说自己的家事,他的生活,我们也不问,这是一种怎样的交往呢?恐怕全世界只有上海人才能做到——工作上极端默契,但是,除了工作,啥都不问,心照不宣。也许,这算一种君子之交吧。”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文章时,我摘录这段文字作为导语。作家殷惠芬很有同感,立刻留言道:“你的家事,我也不知道,尽管交情不浅。”我再回复:“这样挺轻松的。”

梁山导演说到了上海人的边界感。在以往,上海人的居住空间很小,但是对个人空间的保护愿望很强烈。如今居住宽畅了,个人空间则是有了更高的要求。上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,一方面作为超大型城市,强有力把人汇聚在一起,一方面给人与人之间设立了距离和边界,且每个人都有强烈保护自己边界的意识。这就是城市文明的玄妙,也是上海人际关系的玄妙。

凡有边界,也就有想越界的人。凡有边界,也就有想知道界外事情的人。所要知道的,便是人家的家事乃至私密。市井坊间的信息,就是靠越界者传播的。这方面我很木讷,也甘于木讷。

但是,我从来没有意识到,人家高考是人家的私事,饭店大堂里随手一拍,是进入到了人家私密的领域。尤其是人家高考,被问者除了很少数得意洋洋,大多数是不理想的失落失意。

这件事情倒是促使我不再关心他人的高考。其实任何关于高考成绩的打听,都是为了比出互相之间的高低,和打听人家的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

我以为自己的修养又高尚了一点,却是很快陷入新的纠结。有个朋友的孩子高考了。我不闻不问,也真不知道朋友的孩子考进了什么大学。前些天,另外一个朋友婉转告诉我,那位孩子高考的朋友不开心了,说我架子大了,对他孩子高考一点都不关心。我解释了自己不关心的缘由,却是遭到了反诘,高考怎么是私密?我说,高考不是私密,但是重点非重点,考上考不上,事关一个家庭的荣与辱,笑与哭,很私密啊。朋友依旧不满:人家孩子是学霸高考,全家荣耀,期待大家分享的,你怎么可以不问?

看来问还是不问,这不是问题,而是难题。

生活的小插曲大王

蓝 山

我有个马大哈朋友,很热情大方的。有次,邀请大家到她乡村别墅去游玩,几个人各自领了吃用任务,她负责洗漱用品。大家一天玩下来,筋疲力尽准备洗洗睡了。发现,居然没有牙膏。她大大咧咧讲,用点盐擦擦算了。结果第二天个个笑不能露齿,一直爬到半山腰才敢大口喘气。

马马虎虎的丢三落四,大大咧咧的一派天真,还嘻嘻哈哈的无所谓的样子,这就是马大哈们的群相图鉴。有这样的朋友,有什么好恭喜的?你当然可以不喜欢他们,但千万别指望他们改正“缺点”,重新做人。因为这,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,也是他们后天养成的生活态度:也许别人认为贵重的东西,在他们那里就是不值得的东西,而他们认为值得的东西又不多。所以看上去就是,不拘小节,比较疏放。洒脱是常态,较真是难得。他们会给平淡的生活加点料,给紧张的神经松松绑。马大哈真的是生活的小插曲大王,但最后总是无伤大雅的。

我喜欢我的马大哈朋友们,到他们家里做客,一不小心洒了酱油在漂亮的桌布上,不用紧张,没事没事,一块台布而已。但是,奇怪的是,这类事往往不太发生在马大哈身上,个中原因简单,他们内外有别,人家的东西是要特别注意的。身边有正宗马大哈朋友,所以,对他们还是有些了解的:很多是小事糊涂,大事认真的人,一旦按下“值得”按钮,待人做事,真诚而讲信用,靠谱得很呐。他们也许没做什么大事,因为,会有多少人喜欢马大哈呢?

喜欢马大哈?算了吧,发个马大哈同事给你怎么样?写个通知没有日期,算个数字会少个零……不好意思啊,忘了忘了,我错了错了,是他们的口头禅。真是个马大哈!其实,那叫不负责任,假马大哈也。这种人不但不是正宗马大哈,而且当中有很多是,与马大哈相反的内外有别,责任两字,只跟他们自己,个人利益有关。不然,就是一副马大哈的样子,也被叫马大哈。但真马大哈们,对此也是满不在乎的。当心马大哈们要马大哈式不耐烦了:那是你的眼力和运气了。我才不管那么多呢。有个教师朋友,堪称马大哈之最,却是个诗人。经常,一个领子翻在外,一个卷在内。可推敲起诗句来,却连个标点符号也精准无比,那也可以理解,但做个教学课件视频,文稿也要字斟句酌长长久久。但就因为一副马大哈的样子,一次先进也没评上过。终于要退休了,开心啊。这就是可以让他开心的事情。

和马大哈不大能够做朋友的,有的是那种严以律己,更严以律人的人:抓大不放小,事无巨细,同等对待;小心周全,井井有条,是均衡用力的人。

试想那个牙膏事件,什么?没牙膏?附近有超市吗?我出去找找。拦也拦不住。他很累,你也很累,要么拖着沉重的步子一道去,要么强撑眼皮等他回来,心里是真的累:哎,我怎么就忘了呢。哎,他等明天怎么就不行呢?

如果是这种马大哈下属,那肯定是不被看好的,起码不会有善始,他?马大哈一个,交给他?不放心。至于后来,发现马大哈其实认真起来认真得要命,判若两人的,也不在少数的。

有个朋友,他老婆总是叫他马大哈,买鱼不带葱,开洗碗机不放洗涤块……他贼兮兮地讲:我是故意装的。果然,老婆下达的命令越来越少。当然,唠叨会多起来,还有个法宝,戴个降噪耳机,还忘了摘下来了哈哈哈。

马大哈又要不同意了,你这也叫马大哈?假的!就是戴了一顶马大哈高仿帽而已嘛。不过虽然不正宗的,倒也有点趣。所以,要恭喜你,有个正宗马大哈朋友。

十日谈

“马大哈”的故事

责编:刘 芳

抽屉里找出一摞票,有没领取的稿费单,有过期的洗衣券、生日蛋糕券等。